

前几天，我去一家艺校看少儿合唱团排练。他们中小的孩子才七岁，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都在最好的花样年华。他们配合默契，每个声部都互为交融，歌声纯真而高远，仿佛是从天上撒下来的。除了“天籁”，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加贴切的形容词。在美妙的童声里，我明白了所谓的天籁，就是自然纯净。我忽然想到，天籁只是属于孩子的，因为他们的的心灵没有受过污染，洁净得如同水洗的蓝天，连一点灰尘、一粒砂子都不沾。

我看过一部匈牙利影片，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刚刚转学来的女孩索菲被校合唱团所吸引，并如愿以偿地加入其中。然而在第一天排练结束后，合唱团老师艾利卡与她的私下谈话却让她心灰意冷，原来，为了在十天后的全国小学生合唱大赛中取得头名成绩，艾利卡要求发挥还不太专业的新手索菲在合唱时默唱，即只对嘴型不出声。有着一副好嗓子的同班女孩丽莎看出了索菲的不快，她不清楚为什么她眼中“最好的老师”会让索菲闷闷不乐。再一次排练时，丽莎站在了索菲身边，这才发现了事情背后的端倪，而且被艾利卡要求默唱的并不只是索菲一个孩子。于是，间隔在成人与孩子之间的道德悖论引发了冲突，丽莎说穿了默唱的秘密，她义正辞严地指责老师作假。在决赛中，合唱团的孩子们齐心上演了一出默唱的童真恶作剧，以三次无声的合唱表达了他们的诉求，发出了无声胜有声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那一刻，索菲与丽莎坚定地十指相扣，在女老师艾利卡生气地转身离开后，丽莎高声领唱，孩子们同时发声，在天籁般的歌声中，观众们感受到久未体会的精神洗礼与观念震颤。

在这个故事中，我更加明白了天籁的造就源于纯洁、真挚、善良、厚道的品质和内心的温暖。其实，艾利卡的想法也能理解，她既想用过硬的技术得到好名次，也想让所有的孩子都得到表演的机会，但她却不了解孩子们的诉求，他们希望的是被公平对待，容不得弄虚作假，不管唱得好不好，只要大家能一起快乐地歌唱，享受友情就足够了。或许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孩童间更为纯真的友谊了，这份友谊如此珍贵，不关乎功利，不关乎尊严，没有势利，没有心机，单纯朴实，天真无邪，就像童话一样。我小时候也参加过学校里的合唱队，那真叫开心啊，同学们友好相处，排练前后叽叽喳喳，打打闹闹，排练时却格外认真，没人会耍什么小心眼。有一回，参加全区汇演时，一位同学由于心情紧张，没等前奏结束，就抢唱起来，结果合唱队丢了名次，可老师没有责备那位同学，相反还不断地安慰他，给他买桔子水喝，我们也同样觉得无所谓，吐舌头，眨眼睛，依然嘻嘻哈哈，最后与那位犯错的同学勾肩搭背地回家去，根本不可能想到要攻击他、诋毁他和孤立他。

没有杂质才会有天籁。大人们歌声就鲜少有被形容为天籁的，那是因为成人的世界太过复杂，友谊常被亵渎，人心险恶，情寡义薄，所以我们守护童声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只是总有人会击溃我们的希望，近日，当我从那位陕西初一女生无可奈何录下的音频里，听见班主任煽动地问学生班里谁“最贱”，而全班同学竟毫无是非地齐声喊叫女生的姓名时，我心碎一地，这样的合唱丑陋无比，褫夺了孩子们最宝贵的品质，污泥浊水侵蚀了他们的心灵。好在艺校少儿合唱团的排练，让我重又看到孩子们的率真天性，他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因而能在心心相印的默契中，共同唱出天籁般的歌声。

我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二个月在上海红房子医院出生的，是标准的新中国同龄人。我自1974年2月踏入交通行业工作，至今已整整45年。我的全部工作经历都是在交通运输战线度过，经历了上海交通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亲眼目睹并参与其中，是上海交通巨变的见证人及亲历者。1985年7月，我进入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办公室运输处工作，具体从事“海陆空”的客货运输管理。管理的对象是“港航铁路”，基本上对全市的各种运输及邮电通信管理做到了全覆盖。国家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后，大量的人流、物流水银泄地般地涌入上海，使上海的交通短板更为凸显。上海作为轻

### 窗

黄阿忠

窗是墙上开了一个口的装置，窗也很有诗情。透过口子，推窗望去，就能见到四季的色彩：春来桃红柳绿，冷艳之油菜花一片灿烂翻开视觉；夏日青山绵延，绿树掩映，浓郁之樟木清香缭绕，睡意朦胧；秋风秋雨吹过，满山红叶极目潇然，心向往之；冬则银雪飞舞飘散，冰棱挂檐若晶莹剔透之冰花，诗情画意从窗涌入。窗外的风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断变换着不同的颜色和意境，让心情通过窗，释放到自然之中。

晋代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有“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句词。这句话的意思是，他靠着窗寄托傲岸的情怀，虽然只有容膝之地，却能逍遥安乐，文章中的窗经陶公这么一描述，便有了诗性；古人常有登楼扶牖远眺，然后题记赋诗，所以游目骋怀，放浪形骸之外，窗成了诗文的一个符号，成了寄情抒怀的载体；更有少妇凭栏拉窗帷，北望过尽千帆，企盼征夫归家的画面，以及古戏中闺房小姐碎步向前推窗，极目诉衷肠的场景，诗化的



纺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电视机、电冰箱、自行车、手表等产品均畅销全国，但由于铁路、公路及水路的运力不足，不能将产品及时地运往全国各地。我记得，当时主管商业的市政府财贸办公室几乎每天会派员工到我们办公室要求增派运力。每年“春运”更是我们交通管理部门寝食难安的时段。由于水陆空的运力均严重不足，一票难求的局面比比皆是，很多外地来沪的务工人员每年为返乡而伤透脑筋，甚至要连续数天通宵排队才能买到一张返家的船票或车票。铁路在春运高峰期间，为弥补运力的缺口，也经

情、意全在窗中。窗是审美的传递，从那里我们可以获取很多信息。居室有了窗，晨曦的光就从中透了进来，照到了地上，照到了床前，晨光清澈烘托了淡淡的乡愁。我曾看过一个法国电影叫《情人》，影片中有一组镜头，描写的是早晨的阳光从窗的格子投到躺在床上的人体，投影从地上照过来到床前，最后落在人体，窗格的影子落在人体上起伏所构成的画面，美意无尽，这种审美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发现从一个窗口走出去就是一幅画，窗框是镶嵌在窗外的镜框，窗把自然的审美浓缩到一个个窗口。就好像外界风景画面的分割，一窗一景，一景一画，心跟着窗外景观而成境界，情依窗外竹影的路径，跟着画面婆娑起舞。郑板桥通过窗纱上竹影的疏密变化，逐节逐叶印在心里；自然中的竹，阳光透出的竹影，经过他的处理，删繁就简到了心中，最后挥洒纸上而独树一帜。窗框是连着心灵的，于房间坐在窗前，看窗外大雁飞过，想着秋去冬来，心也跟着越过千山万水；窗外鸟雀啾啾唤鸣，窗内案几明净，胸前写字、作画，心情舒畅，屋里弥散一片从窗外飘来的自然气息，落笔于纸上，便有驰骋之意。

园林中的窗各式各样，花格窗、镂空窗、传统的回纹图案窗、网格窗、栅栏窗等等。园林建筑除了廊、亭、阁、假山、池水外，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符号。园林的窗很有意思，我以为除了透光，透光的实用意义外，更多的是它的审美趣味。墙上留一个口，透空也是窗的一种形式。三两枝红梅在自然中伸展，那是透过方口或者圆口看到的一个画面；从窗口往外能看到五六朵白玉兰在细雨中相互喃喃低语，让你感受到一种意味。屋里屋外、廊坊墙外，因为窗的沟通，使之成为流动的审美，通过回廊边小天井，方寸之间的山石配上翠竹，那些有意无意的栽植，透过不同形式的窗口，也会有不同的景观摄取。窗的形式和自然相配

诗是画出来的。也就是说，写诗和绘画很相像。仔细说来，写诗至少有两点，和绘画很相像。一是，诗是以形象来说话的，所谓形象思维。所以，几乎好诗都像画一样，或者都是有画面感的。说是画，有的比较好画，譬如“日照香炉生紫烟”、“孤帆一片日边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有的难画些，譬如“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玉人何处吹箫”、“露压烟啼千万枝”。画面感呢？就更多了。譬如“折戟沉沙铁未销”、“老兔寒蟾泣天色”、“忆君清泪如铅水”、“到乡翻似烂柯人”、“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应该说一句是，好诗里出现的画面，都是难以画好的。文字远比绘画更具有各种可能性。

画和画面感，对诗来说，是性命所系。诗的画面和画面感，也就是诗所创造和所依赖的形象，这种形象是大于思维的，也就是说，是大于诗人和读者的思维的。好的诗里，或者是画面和画面感的重叠，或者是单纯的画面和画面感。譬如李白的《蜀道难》，就是无数画面和画面感的重叠。这个天才诗人，眼睛和心里，有着无数梦幻般的画面，他生性的感觉，也是由画面养成的。他没到过蜀道，他梦里却画出了蜀道。他画出的蜀道，在蜀道之外，也成为了一种伟大的存在。至于他的绝句，画面和画面感极为单纯。譬如《望庐山瀑

成的画面，有诗情，亦有画意。

建筑上的窗，可谓多姿多态。徽派建筑马头墙上的小窗，窑洞上的拱形窗、教堂上的彩色玻璃窗、百页窗、老虎天窗、落地窗等，和园林窗一样，都具有装饰效果。我们先不说这些窗的特殊功能，就窗的本身，那高高的马头墙上的小窗，有一种对比，教堂的彩色玻璃映出了天边的彩霞，看着、看着，就看到了其中的审美，并且耐看，经久地看而不衰。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窗口亮出暖心的灯光，心里总有一种温馨的、回家的感觉。那一格格的窗，映照出了或暗、或明不同的光色，与皎洁的月亮相会，与璀璨的星空相融、相辉，窗中美意延年。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窗，窗外天地广阔，一窗一世界，打开面前的那扇窗，去看看你的世界。如果再打开一扇，或许再继续再开一扇，你将会拥有更多的美好。

说诗是画出来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写诗和绘画一样，是一种空间的创作。诗和词，似乎对应着画和书法。词和书法是时间的作品。词和书法，都从第一字、第一句写起，直到写完为止。诗和画不是这样。诗和画，任何一笔都可以开始，任何一笔都可能是最后一笔。画是这样，不必多说。诗其实也是这样。写出的第一句，最后未必是全篇的第一句。诗在更多情况下，是有了一句好句子，再去谋求全篇。诗人本人和读者激发的句子，更多可能是诗人最初写出的句子。譬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人最先写出“一片冰心在玉壶”和“独钓寒江雪”这两句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诗是画出来的，这一点，还可以从诗的格律推想。诗的格律是一种往复、一种轮回。诗句的最后放置，是有许多可能性的。譬如李白的名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句子如换置成：“唯见长江天际流，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故人西辞黄鹤楼。”也是成立的。可见诗的格律，具备了空间创作的可能性。

再有就是学写诗的经验，一直也在这样提醒着我们。

这次荷兰行，恰逢伦勃朗去世350周年大展。怪不得踏上荷兰之时，迎面碰到印有伦勃朗自画像的彩旗迎风飘扬。

在荷兰海牙莫里茨皇家美术馆，站在《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画前怔住了。此画为他获得了空前的声誉。一个聪明的画家，懂得怎样避重就轻，用舞台戏剧场景布局，减轻了解剖的血腥味，从而让画面人物处于一种积极情感节的空间中。这幅画的突破在于改变了以往群体肖像画中的呆滞和无趣。由是，伦勃朗的绘画订单无数，日子好过了，购置富人区的一座三层楼的宅邸，进入上流社会，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

纪念伦勃朗去世350周年大展，在荷兰多个城市举行，如莫里茨美术馆用两大展厅展出伦勃朗各个时期的作品。首先是自画像颇丰，其次妻子情人画像，再有平民生活表现。这同荷兰的艺术品收藏者喜欢自然朴素、市民生活化的作品有关。就伦勃朗而言，赶上荷兰阿姆斯特丹好时光，文明给荷兰富有，也给伦勃朗带来安逸。

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中，终于来到了《夜巡》这幅巨制前。这幅曾经给伦勃朗带来厄运的画作，如今却成了荷兰的镇国之宝了。伦勃朗借鉴意大利文艺复兴前辈卡拉瓦乔“把明暗法带进明暗对照画法”，他发明了“聚光法”。《夜巡》正是这种画法的再现，画面看似昏暗，突显场景宏大，人物主次分明，场面叙述，情节曲折。如你亲临展厅，一种莫名震撼、莫名的感叹会冲着你而来。伦勃朗把复杂的画面，用光线简化，不失大气雄伟。层次丰富不为伦勃朗所追求，他要的是精气神，把灵魂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当年，人们不认可《夜巡》的艺术性，伦勃朗没有按照订画者的要求去做，完成后拿不到钱无可厚非。以卖画为生的他受到空前的打击。

那天晌午，穿过阿姆斯特丹水巷，来到了伦勃朗故居探秘。照例是一至三楼巨幅海报从上至下《纪念伦勃朗逝世350周年》大展，故居陈列据说是按当年样式，人去楼空。可伦勃朗留下的作品始终熠熠生辉，托起一片片晴空万里。我又来到了离故居一条马路之隔的街心花园，中间矗立以《夜巡》为蓝本的雕塑群，这是雕塑版《夜巡》，凝望良久，深深鞠了个躬，向伦勃朗致敬！

回顾上海交通的巨变，我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感到无上的光荣，并能在其中为之作出一定的贡献而感到十分自豪。

70年充满希望的人生，镌刻着时代印痕的追梦故事。

### 醉里谈诗

陈鹏举

### 顶端

苏剑秋

### 十日谈

与共和国同龄 责编：刘芳

